

四書集註

121.21

四書集註

大學中庸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突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降。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

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殫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

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躐。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
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

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

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

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

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

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

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

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

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

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

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略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

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

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

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

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音作俊。○帝典。堯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比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學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滌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

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嘗因其已新者。而康誥曰。作新民。故之舞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日日新之。又曰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

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緝蠻。鳥名。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

其端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

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

忘也。澳。於六反。萋。詩作綠。猗。音阿。側。下版反。喧。詩作喧。諠。詩請作諠。並況晚反。恂。鄭氏讀。○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斲。琢以柶。鑿。皆裁物使成形質。

也。嗟以鷓鴣。鷓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側。武毅之貌。赫。直。宣著盛大之貌。道。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省。省察克治之功。向。懼。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懼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

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詠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熱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於人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得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閉管竊取程子之意。誤在經文之下。 閉管竊取程子之意

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二字皆去聲。

謙讀爲謙。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而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則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自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小人閒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

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厭。○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

則是非不知善。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許爲善而卒不可許。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闇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也。可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

其意。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善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備。則其所發必有不能盡其力。而苟為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

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懣救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

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

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誠則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

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讀
爲辭。感而之惡。故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音。在人本何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之於一偏。而身不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
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香彥。碩叶韻時者反。○諺。俗語也。適變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脩。不
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
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
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家者也。中去聲。○此引齊而釋之。又明立教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
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堯舜帥天下
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

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

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近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

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上。詩

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兼。○

指女子之嫁。而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蓁蓁。美盛貌。與也。之子。猶善是子。此。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篇式差也。此謂治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

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信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

因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 所惡於上。毋以使之

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敬上之

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廢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一宿。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反

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

天下之要道也。故管內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之意。皆自此而推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節。爲。辟。讀爲。僂。與。同。○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峻。易上聲。○詩。文王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

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謬己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

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卽所謂財財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德。不能聚而欲專之。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財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

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絮矩與不能者之得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楚書曰。

失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言之。其丁寧反。罔之。益深切矣。楚書曰。

也。楚書。楚語。言不實。勇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勇犯。晉文公舅狐偃。

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金玉而實善人也。勇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公舅狐偃。

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

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質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善士也。聖。通明也。尙。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也。唯仁人。放流之。逃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逃。讀為屏。古字通用。猶逐也。

言有此媚疾之人。仍賢而病。則仁人必深惡而痛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好人之所惡。惡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醫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

私之權以明上文所引。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守實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

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於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語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機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

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恒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奪位。則食者

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出也。仁者散財以

得民。不仁者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

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

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

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己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

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

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大

大學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獨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十

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

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太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三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

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備。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似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該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二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
明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
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
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以爲體。顯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猶也。道猶路也。人物各稱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善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菽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孟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

雖未形而變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喜怒哀樂。既常而於此尤加講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

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謙獨而精之。以至於塵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混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

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

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

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

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

能字。翻無。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性與之異。而失其

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右第四章。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測。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邇言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驢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氣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撿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而一月也。言中庸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字。拳。拳。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拳。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盡冥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者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雖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也。子路。孔子弟子。仲由。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寬語辭。而。汝也。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頑。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極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

人爲強。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

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

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

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而能者。道中之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衆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感於天地。如覆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高。余專反。○詩大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君子之道。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第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若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律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睨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行。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忠恕違道

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遠，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遠殺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

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皆可見。君子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

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

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有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言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付願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實

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

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去聲。○此言在上

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故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有

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母

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

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

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爲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焜燿燁燁，此百物之禋也。神之著

也。正謂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歎。○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意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書之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誠，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靈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一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盡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

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

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實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受命者，天命為也。

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

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秦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續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

戎衣武成文書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

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

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

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

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

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春秋脩其祖

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土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

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

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去聲。○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

子姓兄弟羣昭羣穆成在而不失其倫壽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饌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

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和孝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郊社之

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

掌乎。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

論語文意大同小異。配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

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

家語曰：爲政在於得人，請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誦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人指人身而言。○

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

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

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然一有不誠，則人欲聞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

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

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學知，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

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子曰。好學近乎

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

之非。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德。儒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

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入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

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

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

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

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

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極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

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

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令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斃。並稱。去。呼。胡。音。朝。此言九經之專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嘗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愛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朝。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善。誠也。二。有不誠。則是不九者。皆爲虛妄矣。此九經之實也。

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願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實誠而無妄也。不

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字詳。成功一也。下有子曰。子之。美云云。人當回。不足。時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一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逮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昭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

經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庸人者也。人。類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如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能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善所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放。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白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物。

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博厚配地。

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然。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

中 庸 一九

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

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歲。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者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廣也。此四

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

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

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人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

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

心。而極乎道證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猶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聽事

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譽。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安字。○以

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

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

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

般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寡過矣。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

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下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

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所說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是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

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築法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

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教。○詩周頌

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其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

本末而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善賢也。使

言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

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

德之用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

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周徧而靡闕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

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其其充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於處

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右第三十二章。

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闔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

衣。去聲。絀。口迺反。惡。去聲。闔。於人。鄭之非。皆作衣錦裘衣。裘。絀。同。褊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闔然。衣錦。

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遂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

人。鄭之非。皆作衣錦裘衣。裘。絀。同。褊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闔然。衣錦。

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遂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

人。鄭之非。皆作衣錦裘衣。裘。絀。同。褊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闔然。衣錦。

故有日章之實。澆。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

之事。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

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違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莖

斫刀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

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

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

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盡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

禮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
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
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